

往事回想

——我的财会人生

董锋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解 丹

责任校对：刘 昕

技术编辑：潘泽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往事回想：我的财会人生/董锋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5

ISBN 978 - 7 - 5058 - 7760 - 3

I. 往… II. 董… III. 董锋 - 回忆录 IV. K82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3746 号

往事回想——我的财会人生

董 锋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 esp. com. cn

电子邮件：esp@ esp. com. cn

北京天宇天印刷厂印刷

华丰装订厂装订

787 × 1092 16 开 24.5 印张 320000 字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58 - 7760 - 3 定价：56.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谨以此书
献给我的家人
我的母校
我的同代

小 传

董锋，男，祖籍江苏江都，1944年8月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现任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央财经大学客座教授，高级会计师。

1962年考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会计系财会专业。1966年毕业后，分配到原兵器工业部属大型企业（三线军工企业）工作，从员工至总会计师。1986年被调至原兵器工业部财会司任副司长，分管部属企业、事业单位财会工作。1987年，任中国北方工业公司总会计师；1998年任华夏证券公司总会计师；2005年华夏证券公司重组后，任中信建投证券公司顾问，至2007年初退休。

在长期从事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中，不断研究探索我国财会工作领域发展趋势与热点课题。1984年曾在原华东工程学院管理工程系（现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任教，主讲审计学，深受好评，后出版《审计学》教材；参与编写《中国注册会计师大全》，是我国注册会计师工作一部大型实用工具书；2000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财政部、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主办《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电视广播讲座》，负责专题讲座《加强证券公司会计工作的规范化和法制化》。

近几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不断深

入，面对企业财务管理的环境、职能、目标与手段等方面变化，先后发表《诚信与企业法人治理》、《论证券公司资金控制》、《关于大型企业集团总会计师和财务总监并存配置问题研究》、《新时代总会计师的角色和使命》等几十篇专题研究论文，在高层财税论坛上进行过专题演讲。

兼任中央财经大学客座教授，为会计系博士生班做过专题讲座，受聘担任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

目录

1	引子	
3	上篇	“三线”情怀
4	第一章	到“三线”去
11	第二章	“再教育”背景下的锻炼
20	第三章	难忘的清苦生活
26	第四章	女儿的童年生活
33	第五章	财务出身的设备管理科长
39	第六章	“归队”以后
44	第七章	三次离开“三线”的机会
49	第八章	调往南京
52	第九章	“三线”人的情结
61	第十章	清淡的任教生活
66	第十一章	大雪之年
72	第十二章	重返“三线”
76	第十三章	回来时光
80	第十四章	军转民时期
84	第十五章	成功的喜悦
90	第十六章	决定我人生命运的谈话

95	中篇	“北方”岁月
96	第一章	在部机关里
103	第二章	初识“北方”
109	第三章	我在“北方”的起步
117	第四章	最催人奋进的年代
135	第五章	最艰苦的谈判
139	第六章	我最关注的巴基斯坦项目
146	第七章	最为轻松的商务出国
152	第八章	非洲之行
162	第九章	北方的“财务代表制”
168	第十章	北方的“双签”制
173	第十一章	财务上奔波最多的国家
188	第十二章	最遥远的商务之行
195	第十三章	北方境外的“小打小闹”型项目
200	第十四章	北方的香港机构
210	第十五章	我心中的北方分公司老总们
221	第十六章	最珍惜的银贸合作往事
228	第十七章	最遗憾的金融业投资
237	第十八章	我与国家财政、审计部门的工作往事
248	第十九章	最难料理的酒店投资
256	第二十章	最敬佩的一个老艺术家
262	第二十一章	最成功的投资上市
267	第二十二章	“北方商社”
275	第二十三章	伤痛之事
279	第二十四章	别了，“北方”

287	下篇	“华夏”风云
288	第一章	初进“华夏”
294	第二章	第一次受命
302	第三章	国家审计
308	第四章	不情愿进“班子”
312	第五章	只有实情相告
316	第六章	苦撑危局之始
327	第七章	客户保证金问题始末
332	第八章	资金控制的成效
336	第九章	财务报告
343	第十章	第一次上电视
349	第十一章	带来曙光的增资扩股
354	第十二章	雪上加霜
358	第十三章	重组
366	第十四章	该离开了，财务舞台
371	现在	
372	财会人生	无怨无悔
		——记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常务副会长董锋校友
380	后记	

引 子

2007年7月29日晚，我在家收看《新闻联播》，新华社播发了近日胡锦涛总书记在浙江省考察的消息，其中，总书记到杭州市居民社区考察时，会见了杭州市下城区长庆街道王马社区一位已有51年党龄的共产党员——77岁的梁舜华老人，老人在总书记面前讲话中，“忘不了、不能忘、无怨无悔”，这简单而朴实的10个字，感动了胡锦涛总书记。胡锦涛总书记听了她的话，动情地对她说，你这10个字，充分表达了一名老党员对党的忠诚。我相信，有一大批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共产党员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忘不了”——忘不了党的培养教育，这是梁舜华老人对胡锦涛总书记说的10个字里第一句话；“不能忘”——不能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要保持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无怨无悔”——无论过去还是今后，为党的事业奋斗无怨无悔。梁舜华老人的一生，从靠党的培养、国家的助学金读完大学，参加工作到贵州航空基地，一直在郊区、在农村、在山沟沟里工作，从一名普通工人到高级会计师，直到后来退休。她不敢有一时或忘，是党和人民的培养，给了她一生的幸福生活。

看到这里，想想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的一生经历，与梁舜华老人相似，又不完全一样。我和她一样，出身家境贫寒，是党的培养教育，在20世纪60年代国家特别严重困难的时期，国家资助我们贫穷家庭大学生们，按月领取助学金，顺利完成了学业，1966年我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为中央财经大学）会计系。

走上工作岗位后，我在国家军工三线企业先后当过工人、会计员、

机动设备管理科副科长、财会科长、副总会计师、总会计师，在祖国大西南三线地区工作十八年，这十八年的青春年华是在四川重庆南川山区中度过的。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进入国民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起步新时期，各方面都需要人才，我被上级领导和组织部门注意到了。随后，一纸调令，被上调任原兵器工业部财会司副司长；再后来，转向外贸领域，任中国北方工业公司总会计师，先后十年；此后，又转向金融领域，到了我未曾想过的证券业，在华夏证券公司任总会计师；华夏证券公司重组后，在中信建投证券公司任顾问，直至2007年年初退休。

我所走的是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所走过的路，但又是与普通财会工作者有些不同经历的路。我是幸运的，是党和国家对我的培养教育，让我有充分施展才能的机会，才会有今天的我，所以不能忘记；在那过去几十年工作不寻常的岁月里，在党的阳光照耀下，我经受过各种风雨的洗礼和不同类型、不同岗位工作的熏陶，其情其景深刻印在我的心中，难以忘怀。为了党的事业，为了祖国的建设，我在平凡的工作中，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有所作为，有些贡献，也有一些遗憾。但时至今日，回忆自己的一生，总的内心感受的依然是坦然、欣慰，对党和祖国无怨无悔。“忘不了、不能忘、无怨无悔”，杭州梁舜华老人——这位老共产党员说的这10个字，也是我的座右铭，是镜子。

我的人生经历并无传奇，也无金光闪闪和惊天动地的业绩，更无人会复制，但我想，坦然自若地述说我的经历，能够为现在与未来的财会工作者、总会计师们和CFO们提供一些启示或借鉴，让他们能够远远超越我，有更加美好、更为灿烂的明天，便是我心中最大的欣慰了。

往事回忆

上 篇
“三线”情怀

——我的财会人生·第一章 到「三线」去

第一章 到“三线”去

一

1968年6月，我毕业在校待了两年后，终于毕业分配离开北京，离开那度过六年学习时光的母校——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来到时属兵器工业部地处大西南重庆附近地区一家军工三线企业工作。

我属于66届毕业生，理应在1966年毕业分配。时1966年5月，在毕业实习后返回学校，即将完成最后的学业等待毕业分配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时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与北大、清华等“文化大革命”烽火正剧烈燃烧的首都高校相比，还有一定程度的距离，但过了不久，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砸烂一切旧世界”的风暴中，中央财院也被“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一空，校党委等各级组织即刻靠边站，毕业分配自然一风吹。

在被学校造反派砸毁、抄家的校有关方面档案里，66届毕业分配方案的名单也被抄了出来，我与班上几个品学兼优的同学毕业分配留校工作的方案引人注目，很显然，也吹了。

1967年，学校派驻军管会后，局面有所控制。

校内“文革”活动一场场闹剧过后，毕业班随首都其他院校毕业生一起，开始要求毕业分配了。随着全国高校的普遍性要求，国务院于1967年7月，对1966届毕业生做出了有关毕业分配工作的决定，同时规定，自1967年7月，毕业生在校等待分配期间，可在校发放工资，这是前所未有的。于是，生活拮据的毕业生们兴奋不已，我至今还记得，

在学校拿到工资的第一个月，给家里父母亲第一次汇款之后，与同班几个同学特意去前门烤鸭店，痛快地吃了一顿全聚德烤鸭，当时真是一次难得的享受，似乎后来再也没有品尝过那么好吃、印象极深的烤鸭了。



1963年国庆节北京颐和园合影
当年同班同学前排（中）王君彩（右）宋吟秋
后排（自左至右）陈广涛、王柯敬、崔玉廷、程法光

在随后的毕业分配中，学校原先66届毕业分配方案自然告吹，新的毕业分配方案全部面向全国基层单位。有少数几个名额分配到部队，引得班上不少同学欣喜和向往，班主任佟文生老师说我有希望，后来不

知什么原因没有我，我并没有去问、去争，而是听从组织上的分配，和班上其他几个同学被国家有关军工部门选定，我被分配到时为第五机械工业部所属重庆市附近地区一家三线军工企业，从此开始了我十八年的三线生活。

二

毕业分配完了，班上同窗好友们即将离去，王柯敬与王君彩去新疆，程发光和他爱人（时在北京政法学院毕业）去宁夏，陈广涛去四川，徐文学带着家人去四川雅安，任继广和宋吟秋去黑龙江省伊春市……一个个都忙着将去外地安家立业，六年时光，大家情感之深，离别时分，分外感慨。

不知是谁首先提起我的事，说我老实巴交的，学业行，但个人生活“木”得很，我要去四川三线，到山沟里更难找对象成家了。于是，他们利用在京不多的日子，开始张罗给我找对象。不管我怎样谢绝，徐文学硬要我在北京他舅舅家，与北京友谊医院一个护士见了面，这应算是我第一次谈对象了。

然而，当时我实在无心情去想、去谈。也许是徐文学已经告诉她，我毕业分配到四川三线，见面时她问我：“你真要去四川吗？”我点了点头说：“是，我要去四川三线工作。”她问我三线是什么，我说：“是国防工业在山区建的一些军工企业，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不过，肯定是在山区。如果我们相处，你能来吗？”也许她家在北京，从未出过远门，因为文学预先告诉我，这护士家里的条件和她的人品非常好。听了我一番坦诚的话，我知道她也难表态，也许她也感觉到我并不热心，不好说什么，这一次见面，就这样无结果而结束了。

事后，文学他们狠狠地训了我一顿，说我麻木到家了，人家对你还是有意的。我只能在他们面前千谢万谢，因为我实在难以想象我去三线

工作以后的前景，我实在不愿因为我的工作单位特殊而有负于人家，当然做梦也不可能想象若干年以后会回到北京工作。

也许是“天若有情天亦老”，几年后，我在三线也顺利成家，也算了了一直关心、牵挂我的同窗好友们的心愿，当我随即去信告知徐文学、陈广涛他们时，我的她和当年你们介绍的那位，人品、相貌与工作，几乎一样时，他们在回信中几乎都一样地说我：“好啊！老实人终有福气。”

三

1968年6月20日，我告别了母校，告别了朝夕相处六年时光的同学，一个人前往四川重庆。

行前，我曾去兵器工业部，想了解我将去报到工作的单位有关方面情况。一个年轻干部告诉我：“你去工作的单位在重庆，但不在市区。”我问怎么去，他说：“你可以坐火车到重庆，再转去离重庆不太远的南川县。也可以从北京到武汉，从武汉坐船去涪陵，再到南川。”当我再问这个单位生产什么时，他笑着说：“军工企业属于保密单位，你到那里就知道了。”于是，我也不便再打听了解什么情况了，老老实实地回学校，准备前去。

1966年10月，文化大革命大串联期间，我曾与班上几个同学一起串联去过重庆。那时，10月的重庆，几乎天天下雨，见不到阳光，离开重庆南下去湖南时，天终于晴了。于是，重庆给我留下了雨多、难见阳光的印象，想不到两年后毕业分配工作又来到重庆。

想到怎么去重庆时，我立刻想先去武汉，再坐船去重庆，因为火车我已坐过了，这长江客轮我还没有乘坐过。于是，我带着极其简单的行李：一个小衣箱，一个已很旧的脸盆，一些书，从北京坐火车到达武汉，想途中能看一看长江三峡壮观的景象。

尽管“文化大革命”中闻名全国的武汉武斗硝烟在1968年6月时已经散去，但到武汉后我也不敢多停留，第二天随即买上武汉去重庆的船票，前往四川涪陵。当轮船离开武汉时，我不断观看长江两岸的景色，并未给我什么惊奇。而当轮船过三峡时，我被气势磅礴的长江和两岸一处处雄伟峻峭的山峰完全吸引住了。此时此刻，想起李白脍炙人口的著名诗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仿佛已身临其境了。

江轮一路平稳，不知不觉地很快到达涪陵，这是一个四川省地区级城市，市区沿江，看样子不大。我上岸后去涪陵长途汽车站途中，在靠江边的一家小吃店，买了一碗酒酿汤圆，小店员工对我说：“这汤圆，好吃得很！”是的，那浓浓的酒酿味，圆圆小小的汤圆中飘浮着碎花生米仁、黑芝麻等，特别香甜，使我至今回味。

从涪陵坐汽车到南川县城后，我以为所去的军工单位就在县城附近，一打听不是，是在一个叫先锋公社的附近地区。我有点不解了，国家一个三线军工企业，怎么会在一个公社里，好在离县城不远，十来分钟就到了。

与时值“文化大革命”烽火正燃烧的北京相比，地处金佛山下的四川省南川县（现为重庆市南川区）则像是世外桃源之境。

从地图上看，南川位于重庆市东南部，东与武隆、贵州道真接壤，南与贵州正安、桐梓为邻，西连重庆万盛，北接涪陵，春秋时期为巴国属地，唐朝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设县。1994年改为县级市，重庆直辖后是重庆市规划建设的中等城市，2006年撤市设区。

我要去的这家军工企业就在南川县内，是一个依山（金佛山）傍水（南川县境内一条河名叫风嘴江）之地，与人们所想象的当时“三线”企业大多地处偏僻、荒凉的地方相比，我想，这里应是“三线”企业中的最好的了。

当时，南川县内还有另外五家军工企业，彼此之间相距并不太远，

都一样靠山、近水，分散布局，比较起来，我所在的三线厂，离县城最近，去重庆也较方便。

四

我工作报到的这家三线军工企业，地方名叫四川庆岩机械厂。

工厂的生产厂房分部在金佛山北部山脉蔓延下来的若干条山沟之间，而职工住宅区则在厂区外几片山坡之上，叫“小儿坡”、“花果山”等名字，倒很好听。当时极其简陋的住宅区都是一栋栋用石头砌墙的干打垒房子，叫“花果山”的住宅区面向北，面对自西向东流经南川境内的风嘴江和一条南川—万盛—重庆的公路；叫“小儿坡”的我后来居住过的住宅区，则背靠金佛山北部山脉蔓延下来的山坡地。这样的山水环境，我想，倒符合如今城市中房地产业开发商们所追求的风水宝地之境地了。

当时，工厂正处基建时期，除从内地老军工企业先行调配至三线企业的一批职工外，据说我是第一个毕业分配来的大学生。在热心的厂基建办公室师傅（工厂里最常听到的称呼）带领下，让我先去山里面厂区转转，看看已建成的一些厂区。这对于我一直在平原地区和城市学习生活的人来说，南方葱绿的山区和山间流水，处处有新鲜感，使我好奇，使我有点兴奋之感。

到厂第二天，我得到厂党委书记张洪斌同志的接见，这是一个从部队转业到军工企业工作的领导干部，身穿军便衣服，面容慈祥，说话平和，在用南方常见的竹子搭成的简陋的厂基建指挥部里，张书记热情地接待了我，紧握着我的手说：“你是咱们厂来的第一个大学生，欢迎你！”随后，张书记庄重地手捧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和为人民服务纪念章，对我说：“这些送给你，希望你和我们在一起，共同努力奋斗，建设好三线，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这见面礼和书记的一番简单话语，并非文学作品中的情景和语言，在那“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月，就是这样，一